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陽集卷九

元 牟巘 撰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令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甞建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奉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為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葢慶歷時

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又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析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久計以待其敝已而昊卒内疑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謝事矣公内剛外和恩威迭用

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胷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指𢜞也或又以龍圖老子大范老子稱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邠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祀甚謹奏賜額忠烈廟它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邈在它方始改奉于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頹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

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城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儀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某碑記厥成謝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為難某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

曾不少沮為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内肅朝綱外抗方面諡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為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䤋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亡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燀摧其角牙

忠宣有廟叅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内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啟宇光榮三世式濟美忠宣弟之昆粤至斯今代有賢孫迺厚義廩迺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牢率我宗黨竭虔妥靈默通肸蠁公在帝旁玉虬既駕神遊逶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千載奉嘗

蒼山小隱記

歙之婺源有佳士曰遯叟戴君宜自其先人以詩書遺後至君宜遂發聞而著能名負屈稱久泊然無當世意葢嘗取邵子書四四而相因為十六者上下究極之嘆曰世逾邈歲逾老兹庸詎非吾自佚時乎别業在蒼山距其居二里許饒信諸峯環左右皆歴歴可名物指數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隱事已畧具復營小隱於山之旁且疏泉自山趾以為九曲池游者必道池中曰横舟

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襲於四時佳致窮而洞崇而壇位置畧如京洛好事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佳鞠而挹晩香若松梅類也參合四并與主人而五其堂曰五隠蕭然幽人静士之廬也又益進則島沚縈環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水試尋源而問三山對峙藏春中敞霞蒸繡錯亭觀相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遯叟杖履日遊而樂之曰是足佚吾老矣馳書茗雪屬予記予每病世之隘小舉足輒值墻壁抵荊榛顧在隠約而平

寬若遯叟之於蒼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君以為小隱何
也東方生陽狂滑稽自謂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
深山之中蒿蘆之下於是有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
之論世之出入名利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
吾嘗聞大隱於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已居避色避言之
右而乾初九之文言遂發其義曰遯世無悶夫不見是
而無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遯乾之變也故曰遯而亨而
亦有大矣哉之辭未有大而不亨者也至於考槃在澗

碩人之寛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徳體氣象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遯世之士者而無悶於世遽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謂大隱者蓋如此要非方朔輩所可與遯叟應虎學甚博氣甚静不怵於物變者而遷方且依山林即閒曠窮理而衆乎數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零茂人事之倏來忽往而自樂其所樂以遂隱居求志之願於夫子所稱易詩之旨固已識其大者況生紫陽之里同遯翁之號而九曲

之池實為小隱稱首其仰髙希賢尤切余恨未能一至其處竊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招隱者也敢附斯義以復於遯叟其小也秪以為大歟彼潭之東池離而志不果者也余得以畧遯叟曰大矣哉子之大吾隱也乃歌曰雲山之蒼蒼兮言采其榮其下九曲兮彷彿乎大隱之屏吾端策而得遯兮又慕夫嘉名噫孰知吾之樂乎肆其外而中閎紛衆美此具備乎大莫大乎吾身吾將出王游衍兮曰旦而明藏之至密兮拓之無垠舉堪

輿其猶小兮何况朝市之與山林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畧自號木齋間以諗予予曰古蓋有端木其氏干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畧曰濟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以語言忤物欲為椎魯木强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竊取其警焉特未知蒙莊氏所稱形如槁木望之如木鷄者何如也試為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

形之不外飾歟故其言也訒木訥類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色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𣪊之中蓋有闓動發生者在於其形不於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為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於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象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

木訥之所以為仁質樸堅韌之所以為闓動發生也公
畧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
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
役役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
如死灰乎紀消氏以鷄之欲鬬虗憍而恃氣也應響景
而疾視也養之三月使如木鷄焉亦似矣然其德全者
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
釐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辨公畧有文墨議論嘗

為吳興糾曹又為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肯媕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予猶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以齋記

漢嘉以峩眉重本名眉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山川奇絶聞天下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為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於蜀其地距我鄉百里鷄犬聲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焉當寶慶丁亥

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侍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為荊棘六十必復令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明舉茂異自燕來杭漢復有人在省需選閒之良喜張仲實為予言克明篤實有氣義異乎流俗閉門讀書一意於學謂易六十四卦卦下象皆有以字因以以名其齋且求予語夫易聖人有憂患之所作吾與克明俱流落萬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講焉易之諸卦皆觀象取法乾居其首孔子於此不過曰天行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

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而已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率人一呼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里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萬餘里然則天之行健人之自强不息實相流通一息間斷人與天始不相似矣以齋之以要當法乾之自强不息而予讀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强不息在於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兩言者又學者喫緊用力處天之運行無已時則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猶韋編三絶而況

他人學者誠能用其力者雖休勿休冐中有全易而理無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莫非吾日用間事朱子曰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克明尚勉之予耄惛不能進矣毋忘鄉里故其亦有以儆我哉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衰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塾廢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為講堂

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以義學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

其宗族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游者義路何適
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粤
乙亥兵戈俶擾未遑兹事至元丁丑提管士貴主祭邦
瑞共議興學卜地於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
庀工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
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為教諭偃息之處
庖湢廪庴蔬茹之圃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
清溪松竹之間昉聞絃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為

多提管又撙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嘗加優恤無復干吾藩者可肆意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謦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某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為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

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令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為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為名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重修妙行院記

杭北關之外江漲橋至左家橋有喻彌陀淨公接待妙行院淨公早歲喜畫彌陀佛無為子楊次公呼之曰喻彌陀名遂大傳院距喻家橋甚邇蓋以其姓姓其橋也

予異時屢至焉比不至且久每記無垢張公所作窣堵銘具言方臘之亂凈公徑入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悚為少戢夫為善之心勇猛堅確而本於誠實是能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甚悍桀亦有人心寧不為之革面改圖惟善之歸乎況推之以造事立業將無不可為者凈公前後所為如欲飯百萬僧乃至三百餘萬鑿西湖多寶山為彌勒像又增廣其居為殿堂樓觀皆一念之誠實始而終之方其晝時坐一凈室禪觀寂然

見阿彌陀光明好像而後下筆故所畫如所見凡所建造如其所畫也事見於張忠獻趙忠簡張無盡之頌之贊皆世之鉅人元夫也圜悟勤大慧杲真歇了皆敬重之如見在佛則佛法中之大知證也不亦偉歟院更多故久就摧圮幼山冲公提點早受業妙行往來諸山遍歷僧職各有勞能雅意第欲弘其祖師前規以酬夙願而已乃以華亭義興兩莊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五十餘畝歸之常住一新其院三門藏殿佛殿浴室無量壽

閣廊廡楣楹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映宛為勝處大開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祝讃圉圉洋洋不可勝紀又通船步拓蔬圃廣梅檀林以安挂錫至於建菩提園修水陸堂由中徂外莫不完備祖師心傳所謂勇猛堅確而本之誠實者朝夕奉以從事冲公年已八十許健强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為用克底於成先是喻彌陀之寂也張循忠烈王以文粲之王五世孫楧予婿也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十一月也予聞冲公

自稱方是閒觀其大作佛事無負祖師之付囑亦可以少閒矣而猶曰未是閒也自有此院未始有記眞大欠闕事必得記方是閒也其果遂可閒歟予願冲公益加之意雖休勿休喻彌陀死而不亡歲時來歸顧瞻新宇亦當忻然為之一笑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盛矣而不能不變者數也變矣而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盡諉乎數智足

以因時而不至違乎時而其能又足以立事式克底於成故埀名無窮焉普照本堂乾元元年大明寺也相傳為陸氏故居始孫吳時陸抗封華亭侯世居華谷三十五里谷水之陽崑山之陰時尚隷姑蘇天寶十年始為縣石晉天福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以隷至元丁丑陞為松江府史傳稱陸機自孫氏之亡退居舊里葢自建業宅歸也普照豈非其别墅歟自夢形黒幰地化寶坊舂鐘擊鼓而作佛事此其盛之始也會昌五年天下僧

寺皆廢普照亦其一也錢氏時鎮守司空張瑗於寺後鑿河通流寺故基去三之二矣此其變之始也大中十二年良惠元珂等再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為普照主僧必以學行者充寺僧九二百餘房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盛者也建炎紹興至淳祐戊申屢經欝攸此其屢變者也寶祐乙卯行金再造山門暈飛翼跂此其屢變而復盛者也役之大者釋迦殿千佛水陸院千僧海會堂予嘗為記以具載其事他如庫廳海月堂即高僧惠辯

號海月法師也梵修院嘗立觀堂即舊之五百羅漢殿也善住教院即舊之東塔院也至於圓通殿西方殿懺院藏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鉅鐘聲聞五十里而寶塔崢嶸屹出雲表尤為奇觀每歲官僚於此建道場申祝讚益廣善緣為民祈福遇首春仲春仲夏四立日皆修期觀誦經典率以為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修營或捐巳貲或轉化施或出主僧或出徒弟其智足因時而能足以立事不徒誇諸數也庶幾盛而不復變焉前主僧

佛智通悟大師子聞實相與規度叶賛其力居多大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侈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勞使後者攷也况佛之智慧即吾之智慧不如待時也佛之能仁即吾之能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任智矜能者之比哉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數殊塗同歸不内外故人之觀物必於會通剖去藩籬是謂大同林林總總普照院室言栖爾單幾瓶幾錫有萬其法各開户牖貫以一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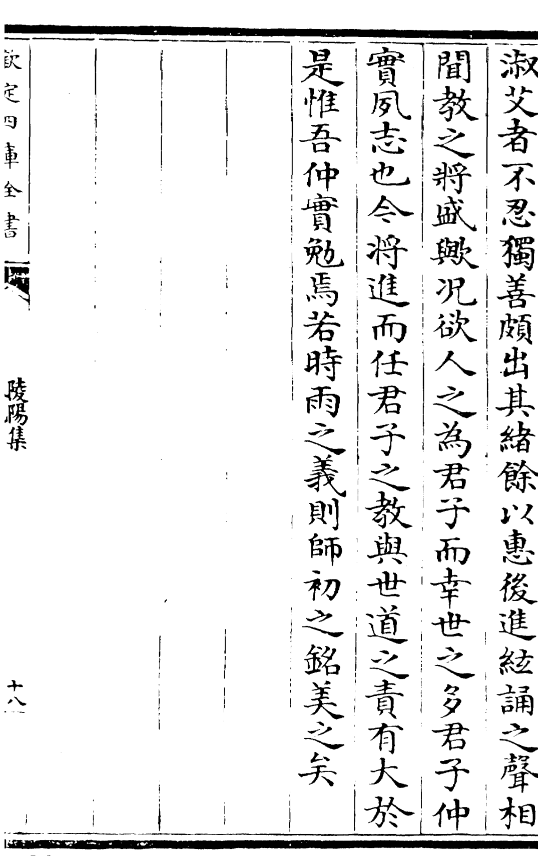
何殊已有而令而後闡爾宏規洞朗軒闢盡㣲己私自然福德遍河沙界不可限量亦無障礙是為普照釋迦之殿髙竦插雲邦壤攸奠蒲牢霜吼扶桑日出紅光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斯之謂普普照之中物無患苦潮汐以時亦無風灾稲海日富布施日來稽首佛慈其何以報謹爾薫修是祈是禱悔過與善一念猛烈願爾衆生永離塵刼

君子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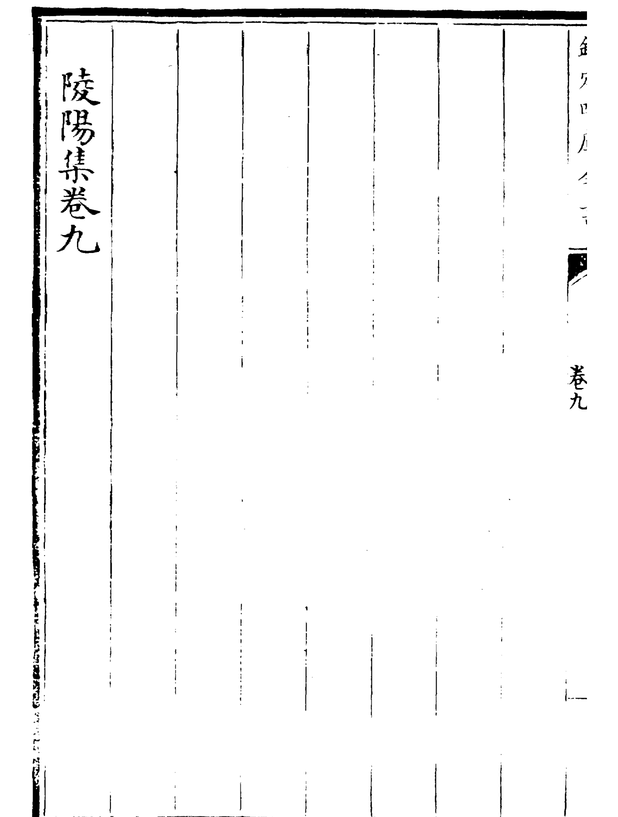
是氣流行陽一而陰二故為君子者常少不為君子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焉惟立教之君子以降衷秉彞修道而制其數以默扶造化之所不及之為君子亦欲人之皆為君子君子多則為物之春否則草木當大夏而黄落分數多少之間教之淺深之驗也古者家塾而黨庠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其時之可不過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於大成不小成而止也從容以盡其聲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其失不徒私淑艾也

此即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為君子而已先儒以孔孟弟子言之時雨化之之顔曾成德之閔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絶於君子陳亢之槩有聞於君子亦得與於答問私淑艾焉由是而推識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既已畧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惟舉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説息孟子之所願也孟

子亞聖似顏子傳道似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方且日與其徒難疑荅問欿然自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夫孟子曾不得為時雨之事淑艾自私獨為君子豈其所願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餘於已而獨為君子也張仲實居令而學古從之者衆乃拓學古齋之右創為使齋疏朗清曠體日以舒教日以專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榜之曰君子軒而戴君師初為之銘仲實復求予語予聞數歲來吾黨之私



淑艾者不忍獨善頗出其緒餘以惠後進絃誦之聲相聞教之將盛歟況欲人之為君子而幸世之多君子仲實夙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道之責有大於是惟吾仲實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師初之銘美之矣



陵陽集卷九

陵陽集卷十

元　牟巘　撰

記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間謂予曰歲丁丑吾廬破始去而寓杭燕雀過故墟猶有噍啁之意況先中丞追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霅歲一至或再至焉輙徬徨不忍去年益老懼無以自還抱恨沒齒近得吉土先人之塋

側倘異時營菟裘遂狐首下從九京志願畢矣幸為我記復菴新息後在泊浪鳶影站站中卧念從弟少游平生語欲守墳墓稱鄉里不可得今杭視雲為旁近郡公謹歳時展省沃酹不廢已得為馬少游尚何羡乎復雖然試為子言之天地之間一氣混淪而磅礴求之於黃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牽牛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晷陽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七歳出入之元求其復也豈不在吾方寸中剥爛復反窮而後有復失而後有復君家

無極翁曰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焉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不遠而復何悔之有故曰元吉大之也若乃六三頻復失之屢危矣而猶曰无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終迷不復如上六未嘗不致其惓惓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尚若窮於性分末云失也顧戚然以遠家事為巳缺者亟圖維厥終使治復菴而日從事於復不以獨復之難自阻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旦膏車秣馬問復菴之

里閭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恙鷄犬相識忻然以笑曰吾今始真歸矣載瞻楸檟根荄芽甲於霜露之既降而函活於春雨之既濡喜極而感則又以之怵惕以之焄蒿而悽愴此固吾方寸中之一大復卦也因思夫物潰反原以巳屈之氣為方寸中之氣者則非吾所復而得吾之初焉善孰有加於此抑予聞復善道也亦長道也其未復也順而正以覲其長其既復也順而行以導其長順斯長而亨出入無疾則眉壽無害考終命之福

也朋來無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之祥也予敢自附善頌以落復菴之成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吾曰是何居好問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趎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子綦以語九方歅則又曰邀食焉邀樂焉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天樂也人

樂與人為徒者也天樂與天為徒者也人游乎天地之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宇而物易汩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實生乎利四者葢同行而異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則相爭以奪不樂也嗚呼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好問胸襟灑落疎快無町畦無留藏居敢溪之上蕭爽數椽堂有老母以志為養菽水盡懽有如甘旨一可樂其性喜書晝抄夜誦有四猶子時來講說二可樂又喜為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

相與唫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曰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嶮巇之利交樂於天不與天爭隂陽之和孰為人與物孰為利與害惟其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强取之如子之云者天耶人耶人耶天耶吾聞之嘆曰吾於好問托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鄉先生亦得祭於社焉三衢郡故有尊賢祠如端明汪公太史范公猶合之他邦惟江山縣學祠是正介先生而次五賢於景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之位也文公朱子記其氏名與其學行氣節備矣車舝之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亟稱之以為好賢如此此五賢之所立雖若不同然正介學於胡安定延平學於楊龜山所以求仁也諫議力攻蔡京童貫仁人之能惡人也叔縝以一士曹掾

叱睦冠宅卿以一太學生責金人則又殺身成仁者也

壹是皆人心天理之不可泯攷信史祭軼聞大書深刻

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人蓋詩之好仁未子有焉夫無

欲而好仁一人而已在孔子時巳歎其少況後乎孔子

後乎朱子乎淳熙以來僅百餘載碑巳漶漫殘缺越在

榛莽過者恬弗怪焉嗚呼可覲世變矣郡人柴君來領

教事丞與周君謨召匠治石更為刻遺文重擔穹趺視

舊加嚴於是五賢之遺風餘烈猶有足證暫晦益彰而

觀者亦改容更貌復知學行節氣之可貴可重可企慕有功斯文有補世教實大其庶幾能好朱子之所好者歟二君皆名家後柴君諫議四世外諸孫其先世潛心君兄弟嘗與延平共學龜山之門而周君則正介諸孫也至今猶藏其詩稿源流有自是尤可紀者既成屬某識顛末某父子嘗先後貳衢他日子將按部又至焉每以未得一拜祠下為恨焉今隩伏深潛旦暮且迫乃幸睹是刻之新獲附名於碑因竊自喜夫高山仰止者知

之事景行行止者行之事何莫非學亦何莫非仁俛焉孶孶惟尊聞行知是務此又朱子所為推本於學之意因併以諗觀者云

重修顔魯公祠堂記

吳興多賢守在唐顔魯公以名節著人皆曰吾邦魯公也余則曰天下魯公也盖張廵許遠從父兄杲卿一輩人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察言惟是乾元己亥公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其再進大字本則上元

庚子帥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西宮遂貶蓬川則庚子八月越明年辛丑至大歷癸丑十有三年公由臨汝轉吳興始追刻而建之郡東放生之池上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蘇文公以為公實規諷肅宗非區區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慮奮不顧身每為朝廷争典禮為國家折奸邪而又一正其本為天下萬世明綱常使凡為人臣子無敢遺君後親雖觸忤隕越卒陷死地而

不悔夫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平居能犯顏敢諫則臨難能仗節死誼玆其為天下魯公也歟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即池上剏魯公祠紹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崇樹表章偉矣乃自近歲編户雜居廟毀像壞過者太息東平李侯奇以令辛丑夏四月實來為守下車聞之矍然亟按祀典考郡乘躬至其處參訂申畫而謀諸長若貳佐作新廟民相其役始七月成十月中肖公像揭虔妥靈大其門廡敞其軒楹規制尤宏傑既用牲祠下郡

學教授周鮪以侯意屬記於陵陽牟某某𧊒也弗獲辭焉嗚呼輪奐雖新感懷猶昔嘗試憑檻而觀波光瀰鏡明黛蓄照徹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盛君蒿悽愴千載如生安知不睠遺民懷遺刻乘風雲而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闢荒而興懷貸善而扶正如李侯之為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於流俗可尚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侯有焉後之人尚毋忘斯語是為記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教修設明備外物莫干其藩厥後寖衰以微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貿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符丈六金身之夢上所崇信趨者瀾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曾莫之止日蔓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宋天禧以後不啻三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勢使之然昔伊川程子嘗遊覺海惠林精舍見衆衲方食忽嘆曰三代

威儀盡在是矣彼其拜則膝拜衣則條衣非可比而同之三代程子之言顧若是何歟禮失必求之野或者覩其會而得其意歟方其于于而來脫雙屨而升臨席而坐不語而食蔬食菜羹必祭如心齋如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焉者故程子有慨於衷不覺喟然而嘆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目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它可類推特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同乎否乎維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唐乾元

宋淳祐丙戌由回禄之厄無復舊觀崇教六師祖祥之所建潼川北澗之所建者又悉為瓦礫之場至元丙子萬户沙侯來鎮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某相為倡率首創鐘樓庫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巳卯里人趙架閣施所居堂為之因陋就簡意未稱臨化之際專以此事囑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辨大師其銖積寸累且募檀施大德癸卯於舊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風日不到設座備物使僧衆得以如法而住繙誦經帙下自

已功夫出則聽說法申祝讚功德無量因來求文以記逆施之人當去未去視彼臨化灑脫明了一辦大事者為何如且强立文字以傳久遠海會之叢林有具眼者不得獻笑乎重說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為普照選佛之場其有禪客白丹霞帨若去選官不如選佛霞問選佛當在何所選佛之堂江西馬祖萬中選千千中選百於百之中又選其一愈選愈少其義伊何人以為少我猶曰多

有如此堂頤友所造窻几静深床坐完好夏有疏簟冬有重席攝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唱一口百聲千口萬聲清徹朗朗有大導師黙黙然晏坐忽獅子吼喚醒惛惰聞者震越得大警悟須臾之頃萬善咸具凡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首肸朝夕彈指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為風雨祭之禮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氏曰望者望祭泰山河海也

鄭司農以為魯境不及河魯得祭泰山曰河者非也三望淮海岱也公羊蓋失之然魯之舊法旱則修雩吁嗟求雨而已未聞有事於泰山是魯雖得祭泰山而謹之重之不輕於祭也如此今東嶽之祠徧四方窮陬下邑往往而有田夫里媼日扳援叫號以禱以禬不懼其瀆何歟夫泰山之雲膚寸觸石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施溥其功鉅天下通祀可也魯固不得私焉峽越之名邑其民知禮義而通於法號為易治青社余君洪以丙申歲

來為尹平易近民濟以明敏夙夜講求民瘼與為便安距縣一里有東嶽行祠比歳旱禱輙應丁酉秋青蟲為孽禱之明日蟲罔遺育令知神之信已愈自飭敬事神越已亥夏六月大旱早苗多槁死老農謂過處暑藉不得雨晩禾不復矣令聞之戚曰民以食為天令視天枯然設不幸如老農語民且殆令何心獨全復走祠下願減已壽年為百里命請命於神越三日果大雨四境沾浹焦卷盡活苗怒長乃有秋民皆喜色相告我從令得

雨令實活我令謝曰神賜也吾敢攘神之功惟是舊祠久毁神棲數瓦下前令李繙於其東南六百餘步作後寢令令至繼作正殿揭虡妥靈盥薦始有所而兩廡門觀未備也乃諗於衆咼圖之用筶神意民又皆喜願盡力賦丈屬役某任某事而爲之期起九月畢十月趣具百煩工徒竭作至期成焉屋凡百楹昔所未備令也大完翬飛雄跱一旦傑出官道之西中為一亭由亭達於橋由橋達於祠池蓄異魚環植佳木侈廟貌而昭神貺

也士民共樂之罷稏在野歌舞在道薰為太和以迎善
氣以占嗣嵗其屢豐年無有菑害又益喜相賀願伐石
紀其成則因予世舊上虞劉悌增西秦張楧以來請紀
惟神無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躬欲以攎塞民灾
發於衷誠非有一毫自為意故神之聽之雖遠而邇大
庇於民民從之役不踰時食其報者而或者昧損上益
下之義刻民之肌惟己是利水旱弗卹譊曰非吾咎神
弗顧荅則且將事土木以要於神失其本矣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予嘗使越未能忘其民也既幸其獲蒙神休而尤有感於令之義特書之俾刻焉以告於來者而繫以詩曰

巖巖泰山實奄東魯龍駕帝服爰作神主使雲前驅風以為御斂衣尚征左右帝所惟越在東則其一顧旣彼槁乾沃之膏雨旱火不光休氣布濩泰山之陽民拓新宇石梁既抗於門於廡廟寢孔碩神其來下其靈刻刻瑤席椒糈載揄爾瑟民歌以舞水有魴鯉

陸有秔稌至於來茲豐年其屢神功莫名樂哉此土

維郡維邑皇受多祜

至樂齋記

古涪文君心之間為予言吾室環堵門闃落然孰使吾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至樂也或者曰書糟粕也憂患也至樂無樂乃皆束書不觀游談相高以是為至樂焉人蓋有飲食而不知味者未有不飲食而知其味者也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寡慾而好書

頗勤勤輯散軼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一日而舍書以教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書語也故吾摘之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樂者予聞而異之讀書亦大難異時藏書之家所少非書而讀書者常少無他書易得而不知其為可樂書肆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亡書同佔嗶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鄴侯之架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韓子之書視歐陽殆不免乎譏韓言藏歐言讀李繁輩其果能讀而樂乎否令

之書日益以少而難得讀者宜益以少君知其難易將至矣有能知書之難得則知書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焉心之生長見聞資禀卓異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以歐陽子讀書為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龆齔率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嘗見昌黎集於隨州某氏破篋中求之以歸始為古文每嘆在夷陵欲求史漢一觀不可得是時承平且久書難得尚爾迨其晚歲所藏僅萬卷三代以來金石刻千卷又皆出於四方

萬里窮絶之處得之難然二者非有聲色臭味可以移人而公甚篤好或手自校讐或以立訓傳或以訂史傳百家之訛謬至與其為六一而樂之終身其得之之難而樂之至如此詩蓋言其平生所得而實則天下之名言也彼謂歐九不會讀書豈知言者哉心之藏書不多於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陽子之早歲令也坐一室中總明几净左右横陳俛仰千載非芸編縹帙部居條列以為美也非虞初稗官凡将急就以為博也非薰

香摘艷以為功也盖有其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自得言莫能喻抑知其難而有以樂之歟心之屬予記顧耗惛因記其所與予言者且以信予之說毋遽忘其難而寖趨於易則其樂亦無窮矣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此則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

林菴記

壬寅首春林菴廉訪僉事按臨吳興郡郡之吏民莫不洒然改視易聽與歲俱新不以苛察為明健決為斷深

刻為能酌緩急寛猛之中隱然虎豹在山林而藜藿不採葢輿人之誦如此而予卧病荒園久絶情造請乃特枉車騎過之淵畧將迎髙談朗詠瀹茗從容因知其所存過人遠甚間謂予曰若知吾林菴之意乎昔吾嘗從事安西幕為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襃峴以出岐梁往來秦商蜀漢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贊浙西憲司由曾復淮泗絶濤江至京口過姑蘇憩於錢塘以來苕霅凡天下之名山巨鎮雄偉而傑特孤峭而奇絶娟秀而窅

深者皆徧經而歴覽雖外縻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間以遂吾平生之志然未嘗一日不夢想坐馳每念入林恐不密之語為之慨嘆故以林名菴以見吾意願為我識之予以眊惛辭不可竊惟古之髙人勝士胸中自有林壑功名富貴不能涉其藩干其慮故在魏闕如江海在市廛如山林不見其異否則富貴之念先入其中藉令巖居川觀其視嘉木奇石縈絆耳睛嵐暖翠塵眯耳朝猿夜鶴籠檻耳適足為吾病焉況方沉着富貴又安

能使之一旦以此易彼哉林菴恬淡文雅公退之餘觀書之隙或呼硯與筆濃墨大書體嚴勢逸各當其物或倚闌舒眺撚髭索句嘲弄風月直欲與槧人墨客角其技或屏都騎載單舸上下林壑窮幽選勝忘其日晏其視富貴為何如也林慮之山豹林之谷衡岳之雩林岳楚之道林廬山之東西二林固已盡在林菴中尚何俟予言夫以林菴之能謂抱負有功見之當大究厥蘊次猶當長諫官御史言聽志行使窮陬僻壤山顛澗隈之

氓皆被其澤而支離疏輩亦得與木石共老豈徒專林菴之樂以自樂哉尚平了婚嫁而恣游五嶽謝安石成功名而雅志東山付之他日未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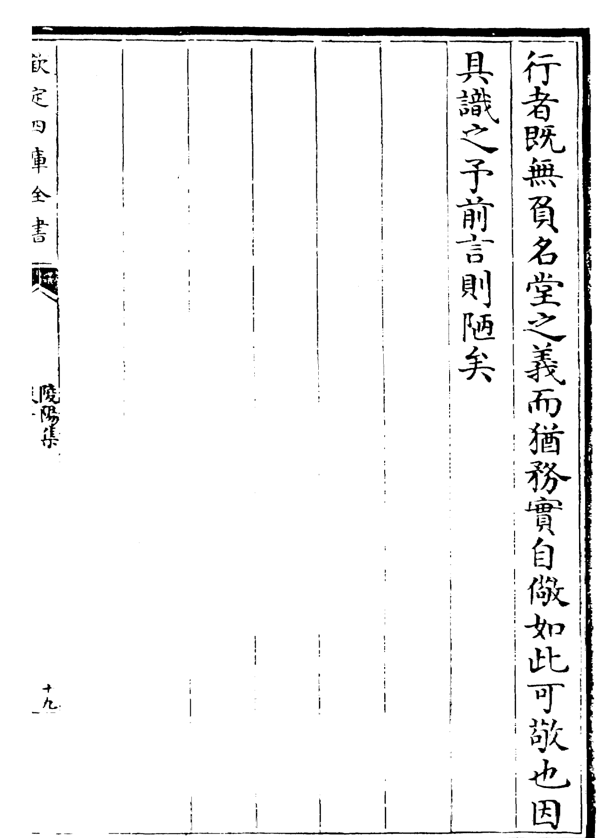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霅首扁舟訪溆廬靜專大雅溫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為喜他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子嘗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而以問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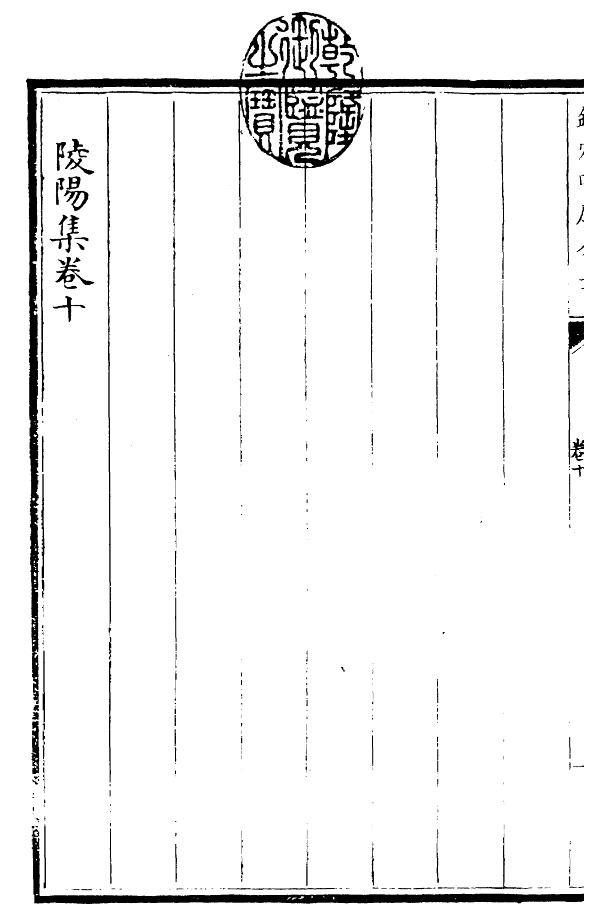
且孰不願為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願也不必自有其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招而又嶤嶤然抗其名以為的於天下吾懼其立於獨却往來無方也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何恥也恥不能使人皆為君子而已立於獨也

後之君子或不能為蘧伯玉徒使惡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名適為君子累楚之好修漢之尚節義及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曰子之言幾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求於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乎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為必同流合汙而後為得也夫實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因名思義凡易

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實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孜孜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實修而名善非惡乎名也而敢以是説繼衆君子後以自儆焉不亦可乎予益異之予聞周君之先嘗躋膴仕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趾美象賢早有令譽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俗往往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令以博文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



行者既無負名堂之義而猶務實自儆如此可敬也因具識之予前言則陋矣



陵陽集卷十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吴　俊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陽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八 集部

陵陽集卷十一

元 牟巘 撰

記

游桃塢記

周卿糾湖學晉輔長尹堂兩邦相望故家蔚如此會晉輔秩滿歸相與挈家望母憩桃塢菴楚望漢卿偕内外諸孫侍文孺輯杖候於門親友來會者予與文性之史順甫劉道甫自俞步至菴五六里所菴雅潔可居滄

洲翁所位置翁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碣峙立趙庸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半雨新霽青松如沐笋巳上番茶蘼盛開芍藥亦有開者主人兄弟怡怡愉愉連日以奉母之觴徧酌客飲酧甚歡中夜復浮大白對床笑語尤真吾覿周卿飯不足晉輔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不知山中為寂寞而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此固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為喜也留三宿與時止時作拄杖叩諸菴徧叨茗供殊清適性之玩金

鯽魚良久隱見不常若自珍貴不可致者雨盛還菴中性之大書雪壁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紹老克翁亦繼來期而不至者史載陳正則正德缺文端甫予則陵陽牟某獻之甫也時丙申三月十八日記

荆叔麟以齋記

都邑浩穰承平日久上恬下熙弗慮弗圖一旦風塵倏起父子兄弟對面相失顧吾心之天者獨在過故墟睹遺蹟感慕傷嗟有不能自已者焉若荆叔麟之復為此

齋是也叔麟之先父諱某自號以齋居杭新門裏朝市肩相摩不樂仕進自壯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齋其所書也八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終丙子年六十有二五子綸緯綅紳素綅即叔麟少年事遠游去杭且三十年歲乙巳來歸自宣問其兄弟鮮矣問其室廬燬矣與言往事無與共語古有為鶴語者曰去家千年城郭如故而人民非而塚纍纍歲代遼邈理有必然無足怪者三十年者特千年之一瞬息爾叔麟之所與遭遽至

於如此可勝嘆哉幸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無恙再獲瞻省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慕傷嗟非吾心之天者其孰為之要不當以世變論叔麟卜居鄉閭復為以齋于昂集賢趙侯為大書而揭之越丙申夏因來寄聲求記其事予惟以齋以以名齋非徒自謂也葢將遺其後之人不在叔麟乎夫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人之子終身行之猶恐弗克況生事葬祭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何如

傳家名齋曰以以之一字叔麟固宜敬恭朝夕奉以周旋思其音容而屬其荒絶存其手澤而著其德善以齋在是則吾親在是吾親在是則吾心之天在是千載一日而何三十年之有叔麟人令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必能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終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齋之義矣

報德院記

距松江五十四里而近曰下横涇時思報德𧅇院在焉

蓋佛氏有大報恩七篇柳子厚以為此七篇皆由孝而極其業以儆夫世之蕩誕慢弛好違其書者夫報恩即報德也報其父母生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莫若懺罪報德者昊天罔極而致其時思也懺罪者改過遷善而致其愧悔也豈不五體投地千聲齊唱而求其罪消滅哉院之主僧曰友懽派出顧亭林寶林寺自幼敏悟聽講天竺能背誦法華經修長期觀氣貌古樸不事外飾兼通周易嘿參妙義非苟焉者宋咸淳辛未易徐氏基

地結菴廬以庇風雨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等善治生廣業普潤習台衡教於超果分任院事次第而舉懽間語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盍為我罄衣盂建九品觀植浄土緣且市田為供給刻之石以示久遠元貞乙未啟長期申祝讚首刱三門兩廡僧堂歲役未竟大德庚子壬寅懽與吉普相繼示寂潤竭歷嗣乃事置法堂砌祖塔搆鐘臺建釋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士羅漢諸天備極莊嚴壁有金彩沼有紅蕖層閣飛檻

高接雲漢平蕪絶島近在目睫殊偉莊嚴遂為一方勝處先是啓長期之歳東北隅忽竹園産靈芝夫竹之有筠四時不改柯易葉巳非凡植况靈芝煌煌與寒光翠氣交相映發邪衆皆歡曰造物者生祥下瑞以有此芝振動時人之耳目故一切興修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不待𢥞罪而德巳報矣越至今日咸歸功於潤焉潤自號澤翁篤實而疏通是能盡報德之義克與先業盛其福澤至大戊申春賜金襴袈裟號慧光普照大師尤有榮

耀焉良月逺來求文以記予盖不獲辭乃銘曰

於惟懽公秉志夙堅爰發宏誓獨奮空拳始來横涇把茅三椽殿堂摟觀一旦屹然翠樾之杪華榜髙懸是曰時思以報所天報之維何懺罪是先誘化澆俗崇植勝縁絪緼和氣芝實鍾焉九莖三秀衆美具全厥在報德其應尤專人所創見競誇以傳潤也師吉後克繼前晨夕薫修不懈益虔施於奕葉益昌以賢如澤之潤獲福無邊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竒異時英雄崛起之跡歴乆而平錢氏子孫希白穆父輩皆去而為文詞取科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齋洪君出又以倫紀常著名節流風餘論今猶可攷也方君天瑞生於是鄉妙齡秀發雅慕前修劬書嗜古而喜為詩其居有山月吟牕日嘯咏其間家則堂嘗為作詩序其胸次已不俗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於予予曰識晉學落然嘗聞仁以義節故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道與義故浩然塞乎天地否則以義為外告子也敬義立故徳不孤否則敬以直内而不以義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無義義義者固非一行一致之為而子猶昭昭焉以義為揭者何哉豈有夜半叩門攝衣從之不以在亡為解者乎亦有懐憤不直咈人色上而稠人廣衆輙譙責不顧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辭千金而不受因絶其人不與通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吾之所謂義也况井以辦

義義之與比君子喻義之類曷嘗不專言之而元麟之
取節則原道行而宜之之語也昔曾子曰義者宜此也
中庸曰義者宜也揚子雲曰予得此宜謂之義也韓子
殆本此歟予於此知天瑞真好義者矣夫天下事物莫
不皆有當然之則子之居是齋也盍試思之自君臣父
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至一語一言一舉動云
為之際凡行之而得其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
正辨之而得其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固

標絶於一辭之表而義之實每裁制於衆理之中雖以之為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亦義之宜也發於情止於理義止亦義之宜也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孰謂吟𢟍之不謂義齋乎

敬愍侯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使絶域其選甚重至元甲申朝廷以日東國負險遠不可武令遣使者宣示德意用懷柔之於是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兼提刑按察司福唐王

侯除參知政事張帆揭節乘舶以行侯姿儀山立足以竦物望知畧輻輳足以應事會辭辯淵博足以申使指人皆謂是行必能得要領歸報視海如塗不勞戈甲坐以無事曾幾何時諱問倏傳朝論嗟惜具列其故追贈錫爵節惠定謚曰敬愍侯卒時年五十六五子皆早世祿其季子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治中即吳中賜田宅所以飾終恤後者備至其孤奉母張氏來居吳相依為命母獨深念旅魂不復終天昌報乃削髮為尼住妙

湛寺朝夕繙經禮拜歸誠於佛修寺起廢役凡再舉蓋
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意事國焉厥既就職追慕不
少衰又念人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求之無不至
惟佛俛仰之間再拊海外吾父死而不亡安知不往來
與俱遂闢寺東廡創敬愍祠塑侯遺像以嚴香火以致
延佇冠佩有肅神采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
田百畝捨入常住為此祠歲時熏修及七月十五日忌
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具有規約治中繼陞大中去為

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顛末來以諗其先友陵陽
牟某求為記刻石示方來嗚呼予尚忍書敬愍侯之事
哉昔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孔子以為事若不成則有
人道之患事若成則有陰陽之患欲處若成若不成以
自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盡
勉之使忘其身而遂行耳今侯之遠使猶未入國不幸
賫志而終雖慮患不如葉公子高然視孔子之勉子高
者夫何歉是固宜書况有賢嗣于旬宣立身揚名式克

負荷其為是建祠捐田種種佛事匪直以妥塞悲也一念之孝根於心通於神明抑至也宜牽聯俱書焉後之人尚守成規廣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祠也千祼一日永終長存可也侯名積翁舊朝名執政留耕先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耕甞為端明殿學士制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誼交而侯又於予厚死生契濶孰筆法然復為歌辭三致意俾侑祠焉辭曰

訏謨碩輔宜廟堂一朝龍節徂遐方揚颿直欲梢扶

桑怒濤稽天物怪狂奄忽誰為尸不祥魂兮渺渺之何鄉亟命下招遣巫陽謂我弗信睠密章㒷都繡錯美稻粱甲第中啟窅洞房湖山左右蔚相望魂胡不歸此徜徉追思罔極涕泗滂新祠屹若依寶坊雨花繽紛梵唄揚侯兮來歸駕鸞鳯陰風颯沓佩玉鏘有椒其醑羅餦餭歲時宴娛跽陳觴子孫世世永奉嘗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松江普照寺陸士衡別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入洛以文曆事任威聲權勢振動當時倚伏者相尋曾未瞬息已有華亭鶴唳之歎而其臺榭化為像設研席化為梵唄乃至今存何歟寺北坐九峰層巒疊嶂攢青擁翠相為蔽蔭陰陽家者流謂風氣藏聚可安千衆蓋特於佛僧為宜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兩惠嘗創釋迦如來殿逮宋祥符間改賜今額道者嚴善誓僧宗幸真歇凡三度重建淳熙戊申厄於祝融里人錢武翼仰之首

議興造其事未竟子之信竭力繼之使張彦中掌其費僧祖鏡等佐其役咸淳甲戌僧惠思與武翼舊念不可廢前人功亟勸率賄施以助殿始成衆請行啟典殿畢塗塈而營像設於是慧辨頤慧悟秀以白鎮守沙侯欣然致從吏且厚施之起益傾貲化緣不憚勞費久之而就萬瓦鴛浮重檐翼跂加以藻繪金碧交輝中設釋迦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而三世如來圓通大士應真羅漢諸天人之相亦次第而成至於琉璃無盡

燈瓜華諸供且莫不完好每歲州侯率其僚屬於此建道場申祝讚而禱水旱穰風灾者亦皆至焉夫成之難則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蓋非一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功尤多可謂難矣超既寂其孫了聞職是薰修事實來求文以記曰是固所以久傳而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朽惟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亦無雜壞

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區區言語文字如浮雲如空花乍起乍滅了無根蔕反欲取其常住不滅者托文以傳聞也果以為能久傳不廢也葢亦歸諸於已而已乃為之讃曰

維我普照王本自法身出光明攝方寸虚空常獨耀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界皆佛慧照中夫是之謂普衆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願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譬如摩尼珠烱烱照濁水一作是念已業去障自空而

我初不覺心目劃開朗稽首釋迦尊為我證明之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元年至於宋數百年矣屢興屢廢淳祐戊申迨今又六十年寺之耆宿分任其責山門列廡佛殿次第興建千佛水陸院地廣費鉅衆請屬之恵慈大師志新既領主席於是慨然捐衣盂營檀施寺僧元德為之分幹徒弟淨㫖淨心聞入為之叶賛大作新之始於戊戌繼奉護持之旨其事尤嚴越丁未乃來求記

予嘗記釋迦殿矣固辭弗克則復之曰善必由積累而後成佛乃曰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計億兆者本於一至寛乃所以為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方寸而總萬物如木之有根柢生意函活千條萬幹聳壑昂霄皆自此始水陸院之義亦然昔梁武帝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幾三千卷其後修設者以十六位各分八位而為上下召請則通三時法雖簡施則博其上八位慈容瑞相

為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為人恐怖有善有惡有勸有戒大率以懺悔為先有能用意猛烈一悔之間諸惡盪除衆善咸具曷嘗不本於一哉令惠慈於此三役位置曲當山門兩廊壁滉天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三聖銅鑄千佛閣下設千葉盧舍那佛普賢文殊二大士左右壁滉水陸冥陽三界像間飾以金采眩耀衆目輝映方池而其池面菡萏敷披飛檻相屬生香不斷疑淨土移來此地諸佛子於焉修行莫不超然得大自

在皆惠慈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所成然亦其胸中自來積善如木有根故一人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極莊嚴事觀美也蓋欲使生者蠲其罪業日增福祐死者拔其幽滯免墮輪迴而已世安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能普濟含靈功德無量遍河沙界乎惠慈得之矣銘曰

我觀人心内有善元無惡顛迷彼佛知往往路頭錯爾時諸天人一切諸菩薩忽現慈善相與衆共說法

法皆由心造罪亦由心起心起罪一空各已得度已衆生地獄衆六道阿修羅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刹那

澹軒記

燕山喬侯扁所居軒曰澹參政左山商公挺實名而書之因來寄聲俾為之記顧某耄惛不能為役而喬侯之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辭澹之義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外篇其刻意則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繕性則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知北遊則曰相與

無為乎澹而靜乎而刻意之言為尤備始言澹終言淡
中言惔三言者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實相為用焉夫惟
澹然然後能無極而衆美從是故夫平易恬惔則憂患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言惔者如此虛無
恬惔則合乎天性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
動而以天行言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衆美咸具喬侯
名軒於焉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
非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侯入則

郎省户出則賛藩方令又懐澄江丈二組有社有民誠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而惟澹是好獨何歟予竊謂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澹庶乎近之自朴散淳澆習俗破蕩功名富貴之役勞吾形聲色滋味之奉汨吾神攻者衆存者寡惟欲虚徐其貌容與其意而自以為澹事物之來未有不叢脞膠擾失其故常者無他神不全故也神無為妙萬物昌嘗論於空虚同於無用哉夫存神以致用易説也豈惟蒙莊賢哉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

義恬無嗜好焚香讀易象玩爻象以洗其心何其澹手抄經史左右森羅吟咏其間寄興簡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閒志定素琴横膝太音希聲何其澹所養愈深則所存愈澹神不虧而用不煩矣昔曹相國避堂舍蓋師用其說從民之欲愼以無為且去刻深吏而進謹厚長者清靜寧一天下實受其福所謂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非耶敢以是記澹軒喬侯名簣成字仲山甫云乙巳六月二十五日記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翺及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世之自序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懋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

疾請去除知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沒
遂窆於歸安縣廣德鄉上强里之岩山南北隔絶二百
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絶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
以來叅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為浙東廉訪使即是叅
政之五世孫𡸁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夫豈
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霅拜簡齋
之墓漢人以過家上冢為榮公之此行葢為得之俾予
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冢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令

寓於雩竊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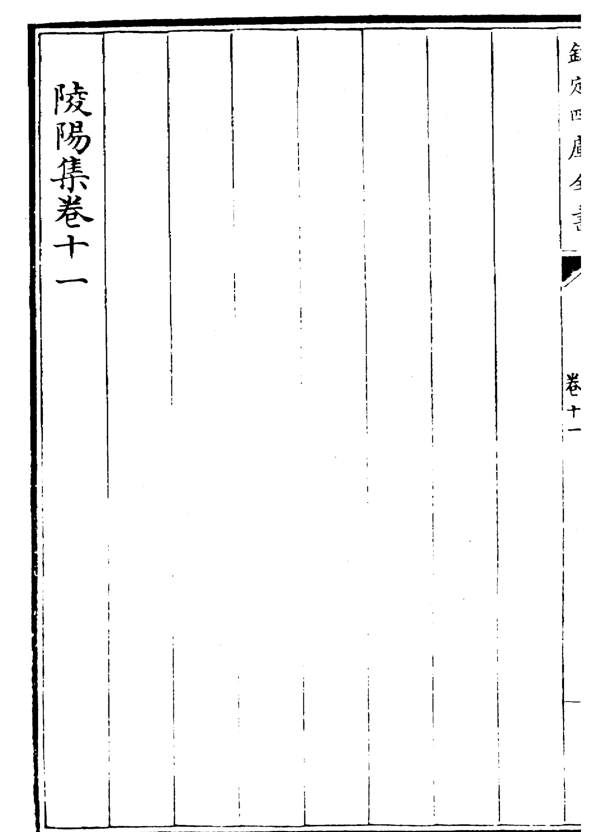
新廟記

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揜所謂造化之迹也故社稷有祈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焉未有宗而不感感而不通者世怫燭厥理或淪虛幻或涉怪誣事神之義戾於古矣越上虞縣四十五里是為廣利侯廟崇岡列峙大溪横陳乃衆流所滙閟蓄精祐前有二石筍東南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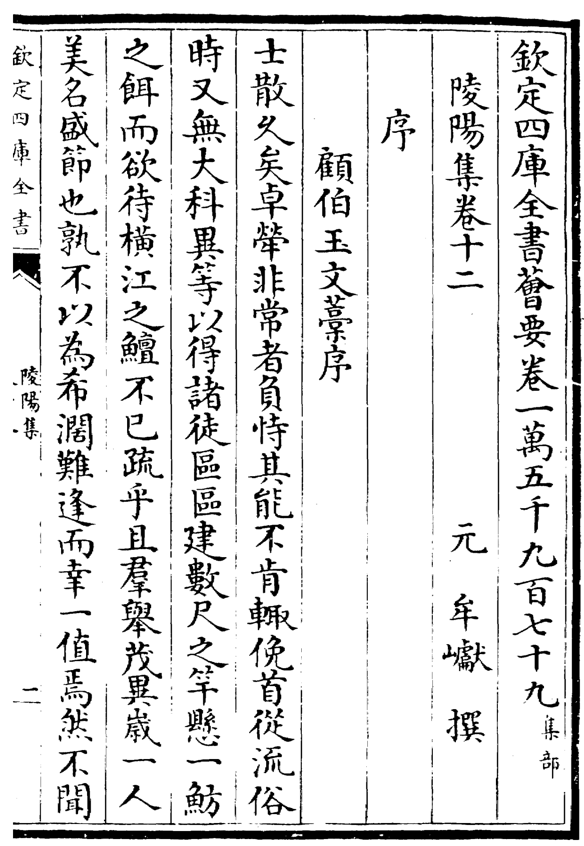
龍湫禱禬必應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熈寧八年制以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供民之求如影響應特封廣利侯實恊古道太守趙公抃紀其事於石使君祠事益恭如制書侯葢石晉之方石聖官而吴越錢氏所封通澤將軍也按唐乾寧三年錢鏐以兵渡江誅董昌遂并有越歷五代至宋初八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境内諸神故侯有此號然歲無所攷舊記乾德二年邑令盧某禱而獲應其得封殆斯時乎又十七年錢氏始

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舊號二百年間畧可攷者如此而晉非典午之晉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趨四明義旅隃扈見空中旗幟有若廣利侯之號此其尤卓異者也廟舊在石笱下紹興辛亥始更面勢迄今又將百有餘年日毁莭不治薦酹無所前嘗謢他役神弗顧答歲在乙未里儒金應辰慨念古誼興任之於是金夢桂潘行孫分其職僧處恭總其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崇閎嚴翼軼於舊觀竭虔妥靈近遠來會歲復大

穰嘉氣時效呼舞載道惟神功是贊以某異時嘗使本道其治在越粗無愧於神惟民使來請記惟侯開五季能保捍兹邑民於兵革搶攘中以俟平一膺荷寵靈廟食其土有感必通惠利廣矣雖中更多故而神之昭明發見著在人心如一日廟貌載新敬事自今始宜有紀述次推獻公辭弗獲乃推迹本原嗣書之用侈神之休烈昭示方來無有闕



陵陽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九　集部

陵陽集卷十二　　　元　牟巘　撰

序

顧伯玉文藁序

士散久矣卓犖非常者負恃其能不肯輒俛首從流俗時又無大科異等以得諸徒區區建數尺之竿懸一魴之餌而欲待橫江之鱣不已疏乎且羣舉茂異歲一人美名盛節也孰不以為希濶難逢而幸一值焉然不聞

羣刺史勸為之駕縣次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而暮及故士始而奮繼而疑且怠造端宏大而其果也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檇李顧文琛伯玉豈非所謂卓犖非常者與年弱冠著文名實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蹻屩走數千里新豐逆旅斗酒獨酌解槖出所為文類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以千氣象是時伯玉年少意銳如川之方至太阿之出匣三軍之負氣其視一世為何如濡留兩載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倦遊以歸鼂董公孫

皆前為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用何至參差回薄今猶在羣博士下予滋所不解或者曰伯玉論太高文太竒嘗稱作傷巳賦以為雜之退之子厚憫巳懲咎諸賦殆不可復辨又嘗上書光範以為世無蘇明允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辭驁然無所謂遜寧知不取造物者所惡忌耶予觀自昔文人往往高自標樹范曄謂吾諸論放縱實天下竒作其中合者不減過秦陸機謂聞傖父欲作三都賦待成當覆酒甕杜審言

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衙官雖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尤伯玉造物非忌能者意者磨礱涵養老其英華而大其器業誠所以厚伯玉也今伯玉學日新文日盛必將盡窮天下正理盡備古文衆製期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科之大小要不必深計伯玉久交予壻張楧又辱交予子應龍携文過之若以古道相存取予既耄昬平生多愛奇氣習畧盡無以知伯玉姑論其大者而歸其編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梅君遇居澄江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貧故不能不出從斗禄奔走塵埃鞅掌獨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決也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勾曲山為道士布褐芒屩霞餐芝茹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輙笑而不荅尚喜為詩好風涼月時復朗吟能自道其意近寄聲云當繇柯阜出氷谿以訪龍虎之仙山而贈言者頗衆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間世旦

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可恨可恨可恨君遇其子真之苗裔耶仙山乃騎麒驎鳳霓旌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真神遇幸為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然遐舉為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生一念惓惓憂國能遂忘卻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頗為我逌爾而笑否

文子序

禹受計於會稽會稽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

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顔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荅語徐靈甫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録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强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吴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實恬静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遯世雖甞領蘭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

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竒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畧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旣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諜相傳計然乃神仙得道人闕

已盖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於鞭箠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含

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葢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擁貲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曽莫之悟可嘆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旨又萃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泬寥虛閒胸中係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玄墟求鴟夷子

所以泛湖之處

杜南谷籌峯真率録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為可傳而後有以傳琅函羽葆典領名山則夫章既往而垂方來弗可略已此籌峯真率録所為作也計籌山之陽夙有靈跡周計然子文子開其先晉太極左仙公葛玄繼其後雖年禩云邈而斗壇丹井猶可尋越前朝南渡楊武公茂勲請葺常搆齋宇以奉家祠香火歐陽公故實也未幾復為報

德昇元之觀命亳人洞徹先生祖常主其席遂當左仙處號重以德壽宮親御寳跗錫之華扁昭回雲漢焜耀林泉式克至於今粤歲某甲當塗杜道堅實來上距祖君十二代然才百年而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為力蓋有甚難祖君時者矣厥既捍衛其樵牧以妥以寧則倒廪以賑荒山顛澗隈耄穉賴以活因興敞舉廢一新之百廢具舉類無不可傳者顧前人源委世次未有紀用為大欠乃為真率録裒其名氏列諸左方俾後有考焉夫

衆萬不齊本其初一真而已真則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至實而無妄故真心存則真氣聚真氣聚則真脉永後之人尚思杜君之所用心迸續之持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為無窮計然撥范蠡傳最為端的不繫於此山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雜録尚矣疑傳疑信傳信為史者網羅散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彖謂李林甫冰山開元録中

語通鑑取之他若壺關録樂天樂甫無徵不考莊宗還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顧不取唐史如高祖字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崇十事要説則見於昇平元記室耆次相張齊丘失於詳考不免承明皇雜録之誤續長編號為謹嚴乃以湘山語録附見開寳之末建紹以後曾布日録蔡絛後補初不以人廢而秀水閒居之類繫年要録亦頗及之然皆隨事考析或為疑詞故不足以累其書昔名臣言行録之始出東萊貽書晦翁以為尚多考

訂商略者頗相與討論大抵皆此意或謂建隆遺事涑水記聞卲氏聞見録馬永年元城語録等書若有所去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之在人耳口相傳以習者所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牆壁平生結習掃除畧盡每聞人談舊章故實往往面熱汗下已為椎魯木僵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豈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牘存於篋以為是編所資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

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野固非所病也況禮失求之野謀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詎不能補史氏之鈌而發其所諱乎卷中載脫韡圖贊先君子之遺事也嗚呼寶祐開慶之間奸邪小人奴事熏腐中外相應以醜正誣善之説欺君誤國馴至不可為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

仇山邨詩集序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李杜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二詩自叙其生平出處本末畧備庚子鎮東叅軍使都已有靜想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叅軍使都則其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為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

去來義熈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酉田曰遥遥沮溺心丙辰下潠田舍曰遥謝荷篠翁則往而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為斷仇君自號山村有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己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穫耳是真知慕淵明者可尚已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偪仄塵坱中胸次憒憒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塲雲峯宿焉夜參半出所為老子原旨余不寐篝燈幾徹曉杜君博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為老聃為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導引吐納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

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觧易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為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𨤲世未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然舍己求為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古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

所致疑於其師之説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哉余固陋於原㫖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送程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

教授州選比年以來不無賢愚同滯之嘆求為變通悉以委外銓注學正山長與教授同誠振淹救敝之活法也士抑遏顛頓久咸俛而就之程君晉輔前是十餘年嘗為吳之和靖山長矣至是復為㑹稽之和靖焉昔胡安定教授蘇湖陳后山教授徐潁徐節孝教授楚州初不以小大淹速論令晉輔

往來吳會何若是敎敎然而晉輔曾無幾微見顏面間語人
曰始在吳時吾年少氣盛母老須禄養居之三年不見其不
足年運而往欲羨不待苟得一席地温故書數斗陳繼薄飯
可也安所置不足其間哉況尹先生載其師說遠自川陜來
憇西庵已而侍經筵為侍從滄然猶在西庵也其後辭侍從
老會稽亦猶在西庵也險夷一致終始一節天下尊慕吾晚
學乃得再托宇下講緒言夫何幸令絶江濤一日而至其虎
湖清且漣如彼泮水有蒲與荷如彼芹藻何莫非道亦何莫

非教而凡能為學校累者吾書堂舉無一焉尤幸之大者也函裝為行間者壯之親朋畢集酌酒賦詩以餞而予為之叙予固三十年前主千秋鴻禧老祠官也恨不與晉輔俱東春風鑑水不改舊波而吾非故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一笑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尺幾劘切咼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兩語十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夙同研席乃諉曰狂奴故態何耶使肯幡然相助為理必將以仁義堯舜其君建

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功而已久要劉文叔已在子陵
𠛬量中陛下差增于往盖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
又安能自貶其學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吾事子陵
可謂不負所學矣釣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乃至與
顧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殊然壤斷境絕
真足以隱噫南陽帝鄉寂寥千載子陵此地乃遂建精
舍聚生徒列於學宫益知太虚浮雲功業要有盡而君
子之學殆山逾高而水逾長也古涪文心之為山長將

行求予言輙書此以貽之心之穎異絕人靡不通貫曩時父子兄弟自為師友蓋甚樂今去而之山水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靜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羊裘軒從容吟嘯其樂未有艾也予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巖間而不果心之尚有意乎

張仲實詩藁序

始予聞張仲實名未之識頗曽見其詩仲實生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閭閻多難度無所展用

始肆意於詩閒之山水窮絶處吟哦忘日夕詩寢有聲而家事落矣仲實夷然不顧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遂以詩名昌黎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出流俗用文辭致聲譽如仲實之能者豈因循所至哉故予決與女既來杭諸公見者問無恙外輒舉手賀得佳壻比過其家書數束茶數串泊如也仲實俛首㣲禄時奉甘毳娛其親而賔客日至則人人與為酬答或高譚

極飲論文賦詩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焉所為詩殆千餘篇已傳之好事猶手自刪去十取三四擇之嚴宜其為之不苟也夫以仲實邁往不羣天分高而筆力勝不肯稍從時尚必期於簡潔深穩而後止譬東波瀾就熨帖為力葢甚難然凡詩之病既盡去而活法精意高情雅韻亦可得而見焉余尤喜其遺興一首善推跡原本有關倫紀而感行役謹時物往往出入少陵此非余之私言也嘗觀周詩所述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

在豳岐豐鎬之間至黍離而感念深矣畢時少陵由長安走鳳翔轉同谷以入蜀次其道里所出亦皆在於西秦川諸詩至今讀者猶慨然真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實先秦人詩以少陵為法余閲其藁因相與根極而論云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邵子發先天之秘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無窮邵子以為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

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是非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以朱子謂東北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看又謂文王八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嚴君養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圓定位二圖演之為四十九圖毫分縷析如機織之錯綜

經緯布置粲然可睹而未始有所牽合穿鑿大抵一本於邵子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對待博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縱橫之類皆有以發其義遽數之不能終也自非潛玩默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最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即太極心即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由生令顧列於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溯源葢欲復其性初

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象數之外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為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為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略盡殆不可復變宋百餘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與求之回文離合雙聲疊韻建除郡邑名諸體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栢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裒古

作頗異焉實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崛彊執拗行新法則詆諸老為流俗作字説新經義則曰春秋為斷爛朝報然乃甘𢹂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姿殊絶學力至到猝然之頃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脗合自然抑難矣四明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尤喜集句合異為同易故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宋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寅春閏吳興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皆有

詩名唱酬甚盛慕而來謁一閱其集咨激再三亟俾募
工刻之以傳而辱徵予序昔李汧公以衆琴為百衲琴
黄豫章以集句為百家衣直戲言耳今廷瑞精能之至
所謂細意熨帖平滅盡鍼線跡而百衲之可乎吾儕窶
人得一破衲須蒙頭熟睡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
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夕因為識梗槩如此且以見
君子成人之美焉東溪名岳千秋名昌齡

送俞觀光序

俞君觀光自新昌絶濤江訪茗雪望其容傾而整聽其論辯而博誦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齋盖名御史默齋公之諸孫也曩余嘗得侍默齋同朝間者濶焉見觀光如見默齋觀光以選為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黨庠之任雖地若分於異縣而教實本於一鄉其齒位父兄也游從師友也佔畢子弟也論議月旦也固未占已孚然予嘗上下世變自典午過江衣冠之人東晉往往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惟譚玄理慕風流道則未之聞也

曠數百載先朝建炎再值南渡於是尹先生以辭經筵得謝而來呂太史以省侍曾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來後先相望此邦遂為道學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沂洙泗江左風尚為之丕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回復誠不意百年之間緒言日泯東州文物夜艾星稀默齋公獨歸然以身任道行年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俟來世豈非天相斯文使之耄期稱道以興絶學乎雖藏書未肯輕出竊意觀光

自有得於親授密傳之際是行也升堂皇集衿佩必將發其異聞與學者共鄉之教即家之教庶幾淵源所自猶可考習俗所移猶可回當仁章毋遜焉談玄理而尚風流夫我則不暇

張氏學古齋唱和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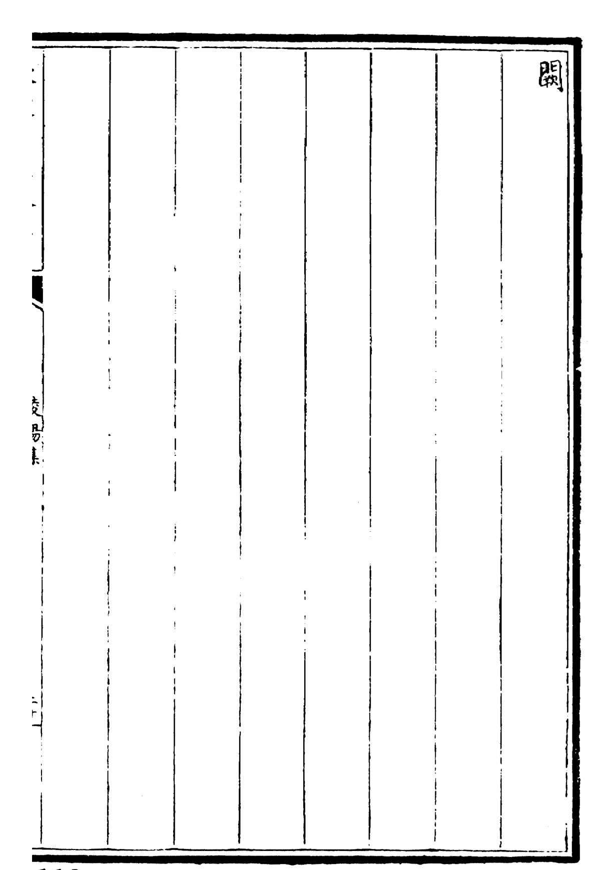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即爾雅所謂梫木者𣗳枝偃蹇秋半始花花過於枝香過於花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婆娑下有顧兎乃一旦與之齊名玉局

翁就鷲峯蟾窟之句朝錢塘暮四海其名益盛此花盖晚遇而翁猶恐孤芳老於澗邊欲採擷而佩之士含芳抱潔伏巖谷而不耀者曾不得如此花之遭自拔於凡草木翁獨能無情乎張仲實氏學古齋前一枝初吐香氣迸林戴君師初相率諸友就飲花下時適白露降之三日天高氣清餘暑辟易吾仲實邁往之韻挹鷲峯翻蟾窟為花著語灑落不凡四座詩流競發新意而丹梯攉仙顛復與花共話疇昔不喜時之艷陽而喜其風露之

高寒不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賞晤勝絶一時可無潤邊孤芳之嘆矣予方逃瘧對庭中犀兩株繽紛落蘂聞諸賢雅集慨然想見其處愧不克陪既和其詩復書此貽好事者與會和詩者一十五人師初王子慶周性之鄔顧學白廷玉戴禹祖屠存博陳無逸顧伯玉王德玉丘良卿凌德甫仲實之侄如晦景忠不與會和詩者一人年某獻之父

俞好問詩藁序

詩直耳目玩耳自昔詩人往往以之鉥心掐胃甚至欲嘔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夫愁勞其心以娱耳目如膏自煎蓋可嘆而世且竟為之悲鳴兩吻不肯止豈所苦未易奪所樂耶俞君好問日以吟哦為事吾意其未免昔人之所患苦而君方夷然以笑曰吾將以是娱吾心閱其帙佳句層出不務為刻深噍殺自有意度讀之猶能使人喜豈不足陶寫性情哉必有得之心而非耳目所能與者君既以東坡詩句且娱心者名


闕

陵陽集卷十二